

贡布里希文集

主编 范景中 杨思梁

E.H.Gombrich

TRIBUTES

Interpreters of
Our Cultural Tradition

敬献集

——西方文化传统的解释者

著者 [英] E.H. 贡布里希

翻译 杨思梁 徐一维

广西美术出版社

E.H. Gombrich

HERMIS MERCURIUS TRIMEGISTUS



贡布里希文集

主编：范景中 杨思梁

E.H.Gombrich
TRIBUTES

Interpreters of our cultural tradition

敬献集

——西方文化传统的解释者

著者 [英] E. H. 贡布里希

翻译 杨思梁 徐一维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敬献集——西方文化传统的解释者 /

(英) 贡布里希著; 杨思梁, 徐一维译. — 南宁: 广西
美术出版社, 2015. 11

(贡布里希文集)

书名原文: Tributes: Interpreters of our cultural tradition

ISBN 978-7-5494-1463-5

I. ①敬… II. ①贡… ②杨… ③徐… III. ①艺术—
文集 IV. ①J-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50498号

Original title: Tributes: Interpreters of Our Cultural Tradition © 1994 Phaidon Press Limited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Guangxi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under licence from Phaidon Press
Limited, Regent's Wharf, All Saints Street, London, N19PA, UK, © 2015 Phaidon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f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of Phaidon Press.

本书由英国费顿出版社授权广西美术出版社独家出版。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贡布里希文集

主编: 范景中 杨思梁

敬献集

——西方文化传统的解释者

著 者 [英] E. H. 贡布里希

翻 译 杨思梁 徐一维

策划编辑 冯 波

责任编辑 马 琳

封面设计 陈 凌

校 对 明 燕 李晓理

审 读 陈小英 黄小春

出 版 人 彭庆国

终 审 姚震西

出版发行 广西美术出版社

地 址 广西南宁市望园路9号 (邮编: 530023)

网 址 www.gxfinearts.com

印 刷 广东省博罗县园洲勤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 × 1092 mm 1 / 16

印 张 16.875

出版日期 2016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94-1463-5

定 价 98.00元

目录

译者序 / 7

序 言 / 16

艺术与人文科学的交汇 / 19

艺术的多样性

《拉奥孔》在 G. E. 莱辛 (1729—1781) 生平和创作中的位置 / 37

“艺术史之父”

读 G.W.F. 黑格尔 (1770—1831) 的《美学讲演录》 / 59

作为心灵需求的自然与艺术

莱弗尔梅勋爵 (1851—1925) 的慈善理想 / 77

言语机智作为一种艺术范式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1856—1939) 的美学理论 / 99

古典传统的双重性

阿比·瓦尔堡 (1866—1929) 的文化心理学 / 121

游戏的高度严肃性

约翰·赫伊津哈 (1872—1945) 《游戏的人》随感 / 141

观念的历史

我个人对乔治·博厄斯 (1891—1980) 的赞誉 / 167

论传统的必要性

对 I. A. 瑞恰慈 (1893—1979) 诗学的阐释 / 187

对密教思潮的评估

回忆弗朗西斯·A. 耶茨 (1899—1981) 的工作 / 213

艺术的研究和人的研究

与恩斯特·克里斯 (1900—1957) 合作的回忆 / 223

东西方文化接触的探索

奥托·库尔茨 (1908—1975) 对学术事业的贡献 / 237

注 释 / 252

文章出处 / 261

图片出处 / 263

索 引 / 264

Et Goren h. d

敬献集

贡布里希文集

主编：范景中 杨思梁

E.H.Gombrich
TRIBUTES

Interpreters of our cultural tradition

敬献集

——西方文化传统的解释者

著者 [英] E. H. 贡布里希

翻译 杨思梁 徐一维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敬献集——西方文化传统的解释者 /

(英) 贡布里希著; 杨思梁, 徐一维译. — 南宁: 广西
美术出版社, 2015. 11

(贡布里希文集)

书名原文: Tributes: Interpreters of our cultural tradition

ISBN 978-7-5494-1463-5

I. ①敬… II. ①贡… ②杨… ③徐… III. ①艺术 -
文集 IV. ①J-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50498号

Original title: Tributes: Interpreters of Our Cultural Tradition © 1994 Phaidon Press Limited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Guangxi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under licence from Phaidon Press
Limited, Regent's Wharf, All Saints Street, London, N19PA, UK, © 2015 Phaidon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f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of Phaidon Press.

本书由英国费顿出版社授权广西美术出版社独家出版。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贡布里希文集

主编: 范景中 杨思梁

敬献集

——西方文化传统的解释者

著 者 [英] E. H. 贡布里希

翻 译 杨思梁 徐一维

策划编辑 冯 波

责任编辑 马 琳

封面设计 陈 凌

校 对 明 燕 李晓理

审 读 陈小英 黄小春

出 版 人 彭庆国

终 审 姚震西

出版发行 广西美术出版社

地 址 广西南宁市望园路9号 (邮编: 530023)

网 址 www.gxfinearts.com

印 刷 广东省博罗县园洲勤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 × 1092 mm 1 / 16

印 张 16.875

出版日期 2016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94-1463-5

定 价 98.00元

目录

译者序 / 7

序 言 / 16

艺术与人文科学的交汇 / 19

艺术的多样性

《拉奥孔》在 G. E. 莱辛 (1729—1781) 生平和创作中的位置 / 37

“艺术史之父”

读 G.W.F. 黑格尔 (1770—1831) 的《美学讲演录》 / 59

作为心灵需求的自然与艺术

莱弗尔梅勋爵 (1851—1925) 的慈善理想 / 77

言语机智作为一种艺术范式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1856—1939) 的美学理论 / 99

古典传统的双重性

阿比·瓦尔堡 (1866—1929) 的文化心理学 / 121

游戏的高度严肃性

约翰·赫伊津哈 (1872—1945) 《游戏的人》随感 / 141

观念的历史

我个人对乔治·博厄斯 (1891—1980) 的赞誉 / 167

论传统的必要性

对 I. A. 瑞恰慈 (1893—1979) 诗学的阐释 / 187

对密教思潮的评估

回忆弗朗西斯·A. 耶茨 (1899—1981) 的工作 / 213

艺术的研究和人的研究

与恩斯特·克里斯 (1900—1957) 合作的回忆 / 223

东西方文化接触的探索

奥托·库尔茨 (1908—1975) 对学术事业的贡献 / 237

注 释 / 252

文章出处 / 261

图片出处 / 263

索 引 / 264

译者序

训诂学的“训”指的是用通俗的汉语解释古代文献中难懂的词或方言。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解释本身又需要用今言来解释（“诂”）。作者贡布里希对本书十一位文化阐释者所做的阐释，或许可以称为“文化训诂学”。

本书收入的十一位学者，以出生年代排序，时间跨越二百多年，其中五人是作者的同事或好友（博厄斯、瑞恰慈、耶茨夫人、克里斯和库尔茨），一人与作者见过面（赫伊津哈），另五人是作者未曾谋面的前辈。作者把每位文化阐释者都置于人类文明的大背景下来讨论，不仅为我们解读了这些学者的观点、成就和研究方法，而且还简洁生动地描述了每位学者的气质和习性，让我们看到了他们栩栩如生的形象。

作者所谓“我们的文化传统”，指的是“学术共和国”，其中没有国界之分，也不设学科壁垒。作者在导论中对这一传统做了进一步解释。该导论原是对西方听众的一次演讲，但其中提到了中国的造纸、绘画和杂技——这些中国元素和西方的科学与艺术一起，构成了我们人类的文化传统。本书各位学者的研究范围也有力地支持了作者的这一文化观。与此相反，国内曾经有人提倡所谓中西文化或者东方/西方文化，甚至基于这一划分进而宣称，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文化将引领世界文化。这显然是错误的，充其量只能是特定时期鼓舞国人士气的口号，绝对不能当成学术观点。诚然，由于各国、各地区文化在相对独立和封闭的状态中发展了很长一段时期，不可避免地拥有各自的特征。但自航海时代起，各种文化开始相互借鉴，交叉继承。在今天这个地球村里，人类文化早已融合为多元性的整体。毕竟，凡是文化都必须以人类共创、共有和共享的物质文明为基础，都遵循人类基本的心理/思维逻辑和精神向往，因而天然具有许多共同因素。否则，人类就不可能相互交往、和平共存。

一

以题材的严肃性而言，十一人中黑格尔当列首位。黑格尔的著作也是最难读懂的，即使对德国或其他西方学者来说也一样（据说这是因为黑格尔时代的德文还不够发达，无法细致完整地表达抽象的思想和观点）。奇怪的是，黑格尔却是中国学者最熟悉的西方名字之一。凡是学过辩证法的人，都觉得自己多少了解他的理论，实际上有多少人

真正理解又是另一回事。作者以敏锐的视角，清晰地追溯了黑格尔的理论来源，揭示了其历史决定论的实际内容和可能导致的严重学术/思维后果。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篇严厉批判黑格尔的文章，竟然是作者荣获黑格尔大奖的“答谢词”。黑格尔奖委员会当然清楚作者长期以来公开批判黑格尔，但却依然把这一奖项颁发给他，并邀请他发表这篇“以怨报德”的演讲。这种高尚的、尊重学术思想的行为确实令人感动、值得学习。众所周知，黑格尔直接影响了十九世纪的一种政治理论，这一理论后来左右了中国和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数十年之久。一种具有影响力的社会革命理论竟然起源于艺术史，这当然使艺术史学者脸上有光。然而，这一理论却造成了二十世纪上亿人的非正常死亡，不得不让翻译家们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在选择翻译内容时不得不倍加慎重。

作者称黑格尔（1770—1831）为艺术史之父，这不禁让我们猛然意识到，艺术虽然有久远的过去，但只有短暂的历史。以前的学者把西方艺术的历史至少追溯到乔治·瓦萨里 [George Vasari, 1511—1574]，有些学者甚至追溯到老普林尼 [Pliny the Elder, 公元一世纪] 或者普罗提诺 [Plotinus, 204—270]。但根据作者的标准，对艺术家生平和艺术作品的记录不能算真正的艺术史，就连黑格尔的前辈温克尔曼的著述都算不上真正的艺术史，而只有提出了完整艺术发展理论的黑格尔才堪称艺术史之父。这一结论不得不使中国的艺术史学者深思。我们对《历代名画记》以及《宣和画谱》等古典文献是否需要重新定位？

从论题的严肃性看，紧随黑格尔之后的是瓦尔堡和赫伊津哈，他俩都关注人类文明的进程及其催化因素。瓦尔堡的研究涉及人类非理性力量在文明进程中的作用和反作用。他从史料中发现，古典文化留下了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即使在文艺复兴这么辉煌的时期，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还是更接近于中世纪，还在受非理性力量的左右，而不是像此前学者所描述的那样光辉灿烂。瓦尔堡进而根据史料和自己的经历推断，人们只有正确把握思想中的非理性成分而不是受其左右，才能具有“反思空间”，获得表现力量，推动文化进步。这一研究角度和结论与常人大异。通常，学者们更注重人类的进步力量，注重历史“进步”的积极因素，对辉煌文明中的非理性因素要么忽略，要么掩饰，要么把这些因素与历史上的灾难时期相联系。瓦尔堡这种不为尊者贤者讳，以历史真实为准绳的客观精神（这其实也是司马迁等历史学家的优秀传统）值得后人继承和发扬，因为只有尊重历史事实，才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避免重复历史的错误和灾难。瓦尔堡的这种研究思想和方法无疑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性，但他饱受精神病折磨，又喜欢发明一些独特的符号和表述方式，且富于收藏，片纸不弃，因而给后人的

理解造成了巨大困难。作者能从瓦尔堡庞杂的著述和档案中梳理出他的学术观点，得益于他早年曾专职整理过瓦尔堡的史料并出版了《瓦尔堡思想传记》。作者的这篇文章成了瓦尔堡研究的一座里程碑。瓦尔堡和他创立的研究院以及该院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近年来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这是值得庆幸的事。本书收集的另外两位学者耶茨和库尔茨也是这所研究院的成员。

赫伊津哈和瓦尔堡一样，也是一位备受误解的学者。作者从赫伊津哈的一本书《游戏的人》入手，以新颖的视野、翔实的论据和严谨的推理，并“带着同情和理解阅读”，解开了赫伊津哈的思想之网，帮助读者理解了这位伟大的荷兰文化史学者。作者没有简单罗列赫伊津哈的“游戏”五特征（游戏是自由的、游戏不同于普通或真实的生活、游戏创造了秩序并且本身就是秩序、游戏要求绝对的规则、游戏和物质利益没有联系且从中不能获得任何收益），因为这些特征中有些确实很容易受到攻击。这说明本文不是对《游戏的人》做简单的导读。作者着重讨论了赫伊津哈对游戏规则的论述，从赫伊津哈的人生经历以及他的其他著述中，一层层地揭示出他对人类文化的独特理解。赫伊津哈从游戏的角度研究人类文明，认为文化起源于游戏，看似轻松，实则具有高度的严肃性。赫伊津哈的严肃性不仅体现在他的著述中，更体现在他对集权主义的鞭挞，在纳粹的迫害下威武不屈、从容就义之中。作者对赫氏书中那些明显错误的观点（比如游戏和物质利益没有联系），不做正面批评，而只是间接提到疯狂的体育比赛。这种绅士般的批评，一般的读者可能不会意识到。赫伊津哈是幸运的，有贡布里希这样的知己，对他做严肃而深刻的挖掘。读者也是幸运的，有这篇高级但不高深的导读，因而得以一窥赫伊津哈深邃但略微奇怪的思想。本文是贡布里希自己最喜欢的文章之一。值得读者仔细回味，从中获取学术营养，体会赫伊津哈的高尚风骨。

收入本书的十一人中，名气最大的当属作者的维也纳同乡弗洛伊德。今天世界上受过教育的人大概很少没听过他的名字。这位心理分析之父不情愿地被尊奉为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的精神领袖。作者简单而深刻地分析了这一现象的历史背景（把艺术与表现/交流等同起来的理论盛行），然后告诉我们，弗洛伊德对那些借他的理论来粉饰自己的粗糙艺术是多么深恶痛绝。作者透彻地分析了弗洛伊德如此痛恨的原因：弗洛伊德这位老派的艺术欣赏者显然遵循独特而严格的艺术评判标准，认为好的艺术作品和好的语言笑话一样，以其对艺术媒介的把握与观者产生互动（他称为“不期而遇”）而获得艺术效果；他对那些缺乏艺术天分和艺术技巧，不能把内容和形式统一起来，而只是一味假托梦幻的平庸作品嗤之以鼻，虽然他也承认无法对艺术天分和艺术

技巧作出理性分析。但是，弗洛伊德也不会因为艺术作品属于某种主义而摒弃它。比如，他对超现实主义者的作品就比较欣赏，因为达利有“无可否认的熟练技巧”。这种不以名称派别，而以艺术技巧和价值作为判断标准的理性声音是我们时代所急需的。但是这一标准的获得取决于对艺术作品和艺术惯例/传统的认真研究和沉思，取决于理性对非理性/自我冲动的控制，也取决于个人欲望的升华。弗洛伊德之所以有高雅的艺术欣赏眼光，并写出了很有分量的论述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的论文，依靠的正是这些因素。弗洛伊德对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观点和态度让我们体会到，好的艺术观点不一定能造就艺术大师，但可以迫使艺术家朝那方面努力；坏的艺术理论则很可能产生作者学生时代碰到的疯子。名称、派别、头衔不能代表艺术技巧和灵感。艺术如此，政治、科学、教育等各个领域又何尝不是？

十一人中最另类的是莱弗尔梅勋爵。他不是一位学者，而是一位资助学术和艺术的实业家。作者向他致敬，除了他对艺术的慷慨捐献，无疑还有他对自然和艺术的钟情。作者承认，强调自然和艺术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扣上精英主义和家长作风的大帽子，但是糟蹋或忽视这两者无疑会导致文明的退化。作者的这篇演讲作于1981年，也就是中国开始发展经济的时候。回过头来看，我们不禁感慨，假如中国当时多有几个像莱弗尔梅勋爵那样关注自然和艺术的人在管事，我们的自然环境就不会是现在的样子。说不定我们的社会和道德环境也会好得多。可见，盲目指责注重自然和艺术确实可能掩盖文明所面临的危险。假如经济发展只创造富翁，而破坏了自然，责任在谁不重要，但后果一定是大家共同承受的。对自然和艺术的热爱或许不能直接促进经济发展，不能造就慈善家，但缺乏这种热爱的人绝不可能对人类有普遍的爱。中国过去三十多年培育出的巨富不在少数，可其中行善者的比率偏低。我们期望，随着文明水平的提高和国家政策法规的改进，中国的莱弗尔梅勋爵会越来越多，因为，一个社会富豪疏财富、近文明的高尚行为与该社会的整体文明水平有直接关联。所有社会成员，特别是有为善之心的富人与艺术和自然为伍，对个人的精神文明有益，对人类文化和文明的发展也大有好处。

二

就人物的生动性而言，当数莱辛以及作者熟悉的五位同事或好友。

作者告诉我们，莱辛天生桀骜不驯，经常故意抬杠，一副我行我素、语不惊人死

不休的傲气，相处起来让人不舒服。而且，他还犯政治错误，散布反动言论，蔑视权威；个人行为也有失检点（喜欢赌博）。可令人深思的是，这位一身毛病的人物在封建社会的德国不仅被容忍，而且还能让他尽情地发挥自己的才智，与歌德和席勒一道引导德国文化界逃出了法国人的奴役，走向德国古典文学的繁荣。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如果还有什么地方不能容忍这种有性格缺陷的人，那就不仅是某个人的悲哀，而是时代的悲哀。文明社会不仅要容忍人性的弱点，还要容忍和尊重各种不同的观点，这不仅是为了保护各种不同观点及其持有者，而且是为了保证文明的健康发展。当然，莱辛最终学会了理性控制和自我分析、自我批判，这也是今天的知识分子所急需的，就像莱辛那永不盲目因袭的态度是我们所急需的一样。

乔治·博厄斯是十一人中唯一一位欧洲之外的学者，但这位美国人接受的却是传统的欧式教育，而且还在法国留学。博厄斯也是中国读者很不了解的学者，部分原因是他的冷门专业。他和洛弗乔伊一道创立的观念史学科即使在美国也很少有人知道。观念史等同于思想史，涉及哲学史、科学史和文学艺术的基本观念，要求太高。而且，观念史所关注的一些方面，比如“不寻常的人类心灵”、“那些看似愚蠢、迷信或过时的观念”，都与普通人的思维相去甚远。人们毕竟更习惯于规则、统一、理性等正面的观念，而对反面观念往往比较反感。可是这些反面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类的“原始性”，了解人类心灵如何获得了现在的思维方式，因而对观念史同样重要。博厄斯不为人知的另一部分原因是他的性格使然。他多才多艺、博闻强记、精通多种外语，而外语碰巧又是美国学者的短板，这就有可能导致了一些不愉快的同事关系，再加上博厄斯认为周围许多人既“不愿做理性的、清醒的和明智的人”，又“自负或傲慢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而他对周围人的态度又太直率（作者很委婉地提到了这一点：“这并不是交朋友和影响别人的最佳方式”）。这种直来直去的习惯可能与他幼小失怙、成长于逆境且两度从军有关。但是，博厄斯在周围人眼中俨然一副特立独行的名士风度，以至于现在许多人都还不愿意提他的名字，即使在介绍他所创立的学科时也尽可能不提他。幸好他在大西洋彼岸的瓦尔堡研究院找到了知音；同时，他也从古希腊和拉丁著作中寻求安慰，度过了充实的学者生涯。顺便说一句，如果哪天有人把观念史介绍给中国学者，应该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比如，我们运用观念史的方法追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个曾经被认为对立的“超验情念”概念就会发现，两者其实具有很多相同之处：两者都高度关注经济发展和经济利益，高度关注资本和劳动利益的最佳平衡，高度关注对自由劳动的合理组织和对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以及对环境的

合理保护。这些相同点在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的社会发展中已经清楚地显现出来了。

博厄斯和书中的另外两位学者克里斯与库尔茨有许多相同点。他们都才华横溢，都经历了战争的动乱和生活的艰辛，后两位还遭受了宗教迫害。但他们的内心都保持着学者的风度和自尊，虽然表现的方式不同。博厄斯敢于正面与麦卡锡主义作斗争，而克里斯与库尔茨只能以更加灵活的方式反抗纳粹，捍卫自己的尊严。更重要的是，这些学者的研究热情丝毫没有受到乱世的影响。他们的科研成果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这令人想起抗战时期的浙江大学和西南联大）。这些学者都没有达到过富贵，但他们确实都做到了中国古人所说的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可见，在最高的精神层面，中西方学者是相通的，这更加坚定了我们对于人类文化共同性的认识。

与博厄斯相反，瑞恰慈（这是他在清华大学教书时采用的中文名字，有时也作李恰慈。目前通译“理查兹”）无疑是中国读者最熟悉的外国人之一。他是中国文化的热爱者和传播者，一生多次访问过中国。1929年9月16日，他应邀在清华大学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说，希望“改变昨天的观念，以适应今天和明天的环境”，并称自己接触过的两所学校“剑桥和清华有着同一个使命：谋国际谅解，建设世界文化”（《瑞恰慈：科学与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24页）。他和他的学生威廉·燕卜逊[William Empson]是许多中国老一代学者的导师。瑞恰慈开创的文学批评传统影响了国内外的一大批人，而且，受他影响的逻辑实证主义又影响了更多的批评者。

作者只讨论了瑞恰慈文学批评理论中与艺术相关的部分，即惯例或程式对创作的重要性，这是瑞恰慈1923年与C.K.奥格登[C.K. Ogden]在《意义的意义：语言对思维和符号科学的影响研究》[*The Meaning of Meaning: A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Language upon Thought and of the Science of Symbolism*]一书中提出的观点。这一观点可能影响了六年之后开始逐渐流行的萨皮尔·沃尔夫假说“语言是观念的成型器”[*language is the shaper of ideas*]。该假说认为，语言因其自我成形、自我创造的能力而决定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是形成人们思维模式和世界观的积极因素；世界观随着语言体系的不同而不同。瑞恰慈的观点远不像这一假说那么武断，因而也没有引起那么多的批评之声（思维至少也受文化的影响吧！）。瑞恰慈只是强调，在诗歌创作方面，语言是诗人的导师和向导，比诗人的理智、情感和智慧对诗歌创作更重要——这一观点至少应该激励我们掌握好自己的母语。作者对瑞恰慈的观点作了如下阐释：语言是一套可以灵活使用的惯例法则，它允许诗人通过试错和反馈，创造出伟大的作品，这在其他形式的艺术创造中也一样。作者引用古希腊艺术中表现悲哀的惯例、音乐中的调式体系，甚至米

开朗琪罗的摩西雕像等例子支持瑞恰慈的观点。此外，作者还恰到好处地引用了中国山水画的欣赏和喝茶的例子来支持他的论证，这是对一生钟情中国文化的好友瑞恰慈的一种特殊致敬。

耶茨是十一人中唯一的女性。但是，贡布里希告诉我们，她丝毫没有女性的柔弱，却有着知识分子的执着、坚毅和勇气；她敢于捍卫和追求自己相信的价值，决不因为别人的批评而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当然她也决不盲目自信，而是以不断的探寻去发现新的证据来回答批评者。耶茨的成功让我们意识到，一个好的研究环境对学者的成长是多么重要。耶茨的研究不仅极大地得益于瓦尔堡研究院以图证史的传统和方法，更得益于院里的同事们。正是院长宾夫人反复“礼貌但又不留情面地指出她手稿中的不足之处”，加上她努力地改进和寻找新的史料证据，造就了她的研究成果。贡布里希提到，耶茨在《记忆术》序言里对宾夫人做了动人的致谢。可是他没有提起，在同一篇序言里耶茨第二个感谢的正是他自己。耶茨写道：“院长贡布里希一直对我的劳动充满兴趣并给予激励。我极大地得益于他的智慧。我记得是他把朱利奥·卡米罗的《舞台的观念》[*L' Idea del Teatro*，该书第六至第九章的一本主要参考书。——译注]放到我手里。”这是作者高尚的谦逊。他们之间的这种相互支持和相互帮助应该是天下学者的榜样。

三

作者在前言里透露，他介绍这十一位大师的一个主要目的是想振兴目前处于衰退的人文学科。为此，作者在导论里提出了几点指导性意见：人文学科是人类文化的记忆官能；人文学科需要受控的主观想象力（而非不负责任的主观主义）；人文学科不能以自然科学的精确客观标准为标准，因为这会导致它的非人性化；人文科学者必须掌握外语、把握史料和艺术诀窍、培养感受力和理解力（以便于相像性介入并获得解释的有效性），并且要尊重价值。这说明，振兴人文学科绝不是一项轻松的任务。作者的愿望能否实现，当然取决于今天的人文学者以及有志于人文学科的年轻读者。如果我们能克服自卑/自傲情结，以前辈大师为榜样，奋发努力，人文学科在中国复兴的一天或许就不会太遥远。